

脉

訣

彙

辨

敘

天人之道一也天有五運六氣
以成四時人之府俞經絡實因
之聖人者人而天者也以天道
治一身而性命各正以天道治
天下而民物仁壽古之聖人不

爲君則爲相五帝三王風牧稷
尙臯繇伊尹巫咸太公周召畢
散之徒皆以治身者治世燮和
陰陽祛除患害以還天地之雍
熙故自古無不壽之聖人聖人
而不爲君與相者自孔子始聖

人而不登上壽者亦自孔子始
宓犧神農黃帝不欲其道僅傳
于一時而發明之于靈素諸書
以傳萬世孔子旣不得爲君且
相焉以治一世又不忍若容成
偓佺鼓聃莊列之徒僅以其道

私之于一身既悲閔憂勞轍環
敝敝以傷其生而勤勤焉刪述
筆削詩書以傳萬世不徒欲壽
萬世之人之身而欲救萬世之
人之心使不徒生而虛死則醫
藥之道直視爲小數周公列之

庶官之末孔子孟亦等之巫匠之
流聖人不貴也非聖人之不貴
亦謂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
于死則治心又急于治身也世
雖不古而生民之道不可絕于
是和扁之徒發明黃帝之旨俾

無絕于世而長沙河間東垣丹
溪四氏得引申觸類而長之著
書立言以傳述來茲天下謂之
四聖四氏者不居聖人之名而
能心聖人之心以救民物者也
先賢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四

氏之徒勞于撰述而不已者以爲湯液劑鍛之功在一時不若筆之于書爲功萬世之大也近世言軒岐之言者徧海內能盡其道者曠世而少一遇也雲間李念莪先生固近代之和扁也

期叔李子瓌才偉器思有所爲
以立效于時旣不得志益研窮
其家學精妙入神出而應物往
徃竒效沉痾之疾諸家罔措期
叔按指望色而知之忽焉起死
人而肉白骨名滿南北而期叔

歆然不自足也研幾極深撰次
成書曰脉訣彙辨益暢念我未
盡之旨凡二十餘年七易藁而
始定補前聖之未備正往賢之
或差凡叔和伯仁諸家之微乖
偶類無不刊而正之條分縷晰

以明僞訣之誤以歸靈素之正
譬之于書四氏則孔子之述六
經也期叔則孟子之闢邪說也
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吾
于期叔亦云山海可童可泐此
書必不可廢海內宗工故能辨

之矣

康熙壬寅午日淮南年家眷社
弟彭孫貽拜題

診家彙辨敘

雲間期叔李先生無所不通醫特其緒餘也醫中之著述甚富彙辨特其一斑也憶數年前彙辨將脫稿先子即欲付梓先生曰請姑俟之以後先生客湘江客天中客濟上如冥鴻絕影慕者無從凡習岐黃家言者以僕父子與先生交契索彙辨者踵相接不得而去則誤以為有所秘惜至庶

成春先生始南還僕聞之大喜迎至敝廬
邀諸騷人酒徒酣飲徹晝夜見先生之貌
益腴氣益歛退然如不能出言詞僕外父
仲謀彭先生語人曰吾見期叔者數矣每
一引滿慷慨而談信心銜口一歸於行誼
之正雖老生宿儒無不歛手而聽他若十
洲洞冥杜陽諾皋之書又於見聞之表自
闢天地乃今何以遂懸絕也是蓋必有所

進矣暇日先生偶出其詩文若干卷外父
字上稱賞既為序而藏之最後得其彙辨
稿十卷而愈見仁人用心之勤也蓋自高
陽之偽訣興中材之士不知有叔和更何
知有靈素而脉始不可問矣先生乃為詮
次古今辨駁之語類成是編折衷一理瀰
綸萬言讀之不啻千門萬戶五花八陣初
見者不無心怵目眩至徐察焉次第秩然

剪除謬種俾天下後世復見先聖之旨其
功詎不大哉嗟乎翰般之巧孫吳之奇實
非徑庭要在習與不習耳先生家有詩書
手不釋卷兼之娑悟非常其遊履幾遍海
內需以歲月之久得成專書然後問世其
耽玩道真承接聖緒誠非淺人所能喻者
寧惟收撮漂零隨世裒掇而已哉是書也
先子每贊成之至光夏遂視厥成敢不慙

惠流布公諸同好行見子雲藻翰獨留千
金聊復識數言於簡端一以慰向者索書
諸君子之誠亦以成先子未竟之志云耳
康熙丙午竹醉日武

小題

於巖綠居

自敘

趙郡李延是撰

余浪游者三十年託刀圭以餬口而無以辭負笈者顧其中胡能不自媿也所慨俗醫稱津筏者則先難經脉訣難經出自秦越人其純駁固未易論尤恠脉者所以定吉凶决死生至

淵微也苟阡陌之不存又何有於源
委宋之高陽生一妄庸人假晉太醫
令王叔和之名著成脉訣其鄙俚糺
繆取資捧腹而陰操入室之戈於是
先聖之旨一旦晦蝕世之裒然傳業
承訛襲舛不復有所取裁譬渴者飲
於濁涇之流呶呶而號於衆曰天下

之水味在是豈其然乎余不敏思有以拯之乃彙古今之論脉者若干人叅以家學片言隻字有當先聖而結妄庸之舌則拈之紙星霜十易積成徑寸門人輩請釐剔成編乃區爲十卷名曰脉訣彙辨命收之敝篋客曰固矣哉子也凡書之有作不藏諸名

山必傳之通邑大都將以救斯世詔
來者君之所結集何難羽翼經傳而
馳海內僅僅衣鉢於及門似乎靳於
問世者何居余起而謝曰足下之沾
沾於吾者不虞人之賄賄耶余嘗皈
依古先生竊聞其教矣錯下一轉語
墮野狐身五百世使余所綴集果醜

酬也往乞一玄晏而懸之國門誰曰
不宜或猶未也淹博者笑其摭拾通
達者笑其割裂抱匱守殘之徒更笑
其迂而無當將見習高陽生之言者
不必樹旗鼓而實偪處此卽以一丸
泥自封余復奈之何哉雖然謹聞命
矣姑付之剗廁氏以就正長者徐俟

大國之賦左提右挈廓清邪說願以
是編爲前驅之爰

凡例

一茲編第欲剪除僞訣故援引群書專主辨駁以洞
筋擢髓之談爲考同伐異之事一出一人良具苦
心不敢杜撰一字獲罪古今也

一李瀕河先生脉法辨晰最精家先生取而推廣之
所著正眼一書自當並垂不朽惜其原刻未及較
訂不惟魯魚亥豕已也今刻中二十八脉一遵正
眼而沐浴所聞細加簡闕并附先生晚年未盡之
秘故卷帙倍之

一家先生高材碩德爲海內賢士大夫迫而成醫雖

生徒滿宇內誓不傳之子弟慮爲趙括之續也余
客海虞盡得繆慕臺先生遺稿并周梅屋先生之
獨得編朝夕研窮乃於脉理頗窺涯畧更參以會
稽張景岳先生之類經遂洞若觀火西江喻嘉言
武林張卿子盧子繇皆稱莫逆教益弘多潘鄧林
之醫燈續燄良備采掇所謂聚腋成裘博雅者自
知之也

一叔和脉經間有奧句初學苦其難入乃倣宋崔紫
虛真人四言脉訣以便記誦不過藉此以爲綱領
而已後之引釋條分縷晰或有少裨焉

一脈中所列主病寒熱虛實止能標其大綱餘者要須意及之當爲通敏者所諒也

一所引證悉本靈素未免有以經釋傳之嫌然此欲爲初學津梁務從明白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一余在癸巳歲始留意診法涇溪里中晤諸同門程子公來顧子則思戴子文慶一見投契余有不逮盡力指示皆謂余必能超乘而上三十年來家先生之著述屢經兵燹散佚者過半至有邑中同姓鎔去姓氏冒以己名行世者余雖不肖今得漸與補訂皆已輯成全書次第剞劂則余之能傳其家

學者主子相成之功居多不敢忘也

一引用諸書皆標出所自便於稽考至近代群賢筆之所至未遑一一註明淹博者自知之余非敢掠美也

甲辰秋日期叔氏識於湘江之旅泊菴

考證書目

黃帝素問

靈樞經

皇甫謐甲乙經

扁鵲脈經

華佗脈經

張仲景脈經

王叔和脈經

耆婆脈經

褚氏遺書

巢氏病源

外臺祕要

李勤脉經

甄權脉經

徐氏脉經

許建吳脉經鈔

張及脉經手訣

秦承祖脉經

南陽脉說

趙黃子脉要新括

劉元賓診脉須知

楊仁齋醫脉真經

劉三點方脉舉要

鳳髓脉經機要

王昶指迷方

百會要訣脉經

蔡西山脉經

李希范脉經

李東垣此事難知

韓氏脉訣

張杲醫說

青溪子脉訣

徐氏指下訣

劉開脉訣

孫子脉訣論

魏氏祖脉說

華子頤相色經訣

唐強明訣脉要訣

王適齋脉訣

戴同父脉訣判訣

黎民壽脉訣精要

崔紫虛脉訣

王宗正難經圖說

滑櫻寧診家樞要

章季醫經脉要錄

朱丹溪脉說

趙繼宗儒要

杜清碧診論

王世相醫開

劉純醫經小學

王嘗闡微論

張景岳類經

馬玄臺內經發微

李瀕湖脈學

吳鶴臯脈語

楊文德太素脈訣

彭用光太素脈

王念西證治準繩

盧不遠芷園臆稿

翰嘉言醫門法律

張卿子心遠堂要旨

潘鄧林醫燈續炳

診家正眼

家先生

易經

詩經

左傳

淮南子

蘇東坡文集

朱子文集

吳草廬集

脉訣彙辨卷一

趙郡辰山李延是期叔父補著

杭南景宣陸 圻麗京父參閱

多讀書論

史稱扁鵲飲上池水故能洞見臧府其所治病無不立起毋待切脉而後知者也然扁鵲常有而上池水不常有則凡號爲醫者脉之名義可不講之有素乎夫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極難上古神農黃帝岐伯鬼臾區等神明天縱何可幾及降至叔世卽有人焉才高識妙可以仰窺聖域亦須精求典

籍上發金匱玉函之藏下集專家授受之旨學以博而漸通心以疑而啟悟如此則借證有資力省功倍所謂將登泰岱舍徑奚從欲詣扶桑非舟莫適今者吾承家伎不事讀書附會臆見展轉相迷初學則但知難經脉訣汎濫則空談劉李張朱不知難經時與靈素相左脉訣明係入室操戈仲景專法內經餘者不無出入知而不能讀讀而不能解解而不能通其中肯綮固非淺識所能窺測乃如王叔和晉之名醫也所撰脉經欲以發靈蘭之秘建後學之準斯亦勤矣而移易穴道悞決死期開妄人之簧鼓遭後來之

指摘况其下焉者乎近者高陽生之偽訣盛行比於
鳩毒而家絃戶誦畧不可解幸蔡西山戴同父輩大
聲疾呼明正其罪乃世猶充耳奉若典謨蓋以師承
既謬先人爲主封已自限忠告難施將使五藏六府
之盈虛血脉營衛之通塞觸塗成滯胥天下而趨邪
說者豈非寡學之故不自登于大道乎嗟乎使學者
而志慮淵微機穎明發溯流窮源旁收曲采善讀古
今之書扶絕學於將墜雖爲執鞭亦所欣慕曾何待
上池之水侈爲異聞也哉

脉位法天地五行論

人配天地而稱三才。人身儼然一小天地也。凡兩關之理，無所不應。他不具論。卽如脉之合於五行者，察若指掌，請得而陳之。北方爲坎水之位也。南方爲離火之位也。東方爲震木之位也。西方爲兌金之位也。中央爲地土之位也。試南面而立，以觀兩手之部位。心屬火，居寸。亦在南也。腎屬水，居尺。亦在北也。肝屬木，居左。亦在東也。肺屬金，居右。亦在西也。脾屬土，居關。亦在中也。以五行相生之理言之。天一生水，故先從左尺腎水。生左關肝木。肝木生左寸心火。心火爲

著主。其位至高不可下。乃分權于相火。相火寓于右
腎。腎本水也。而火寓焉。如龍伏海底。有火相隨。右尺
相火。生右關脾土。脾土生右寸肺金。金復生水。循環
無端。此相生之理也。更以五行相尅之理言之。相火
在右尺。將來尅金。賴對待之左尺。實腎水也。火得水
制。則不乘金矣。脾土在右關。將來尅水。賴對待之左
關實肝木也。土得木制。則不傷水矣。肺金在右寸。將
來尅木。賴對待之左寸。實心火也。金得火制。則不賊
木矣。右手三部。皆得左手三部制矣。而左手三部。竟
無制者。獨何歟。右寸之肺金。有子腎水。可復母讐。在

隔之脾土。有子肺金。可復母讐。右尺之相火。有子脾土。可復母讐。是制於人者。仍可制人。相制而逆以相成也。此相尅之理也。人誠能體天地之道。以保其身。脉何有不調者哉。

提綱論

經曰：調其脉之緩急，大小滑澀，而病變定矣。蓋謂六者足以定諸脉之綱領也。又曰：小大滑澀浮沉，難經則曰：浮沉長短滑澀。仲景曰：弦緊浮沉滑澀。此六者名爲殘賊，能爲諸脉作病。滑伯仁曰：提綱之要不出浮沉遲數滑澀之六脉。夫所謂不出於六者，亦其足統表裏陰陽虛實冷熱風寒濕燥，藏府血氣之病也。浮爲陽爲表，診爲脈爲虛，沉爲陰爲裏，診爲濕爲實，遲爲在藏爲寒爲冷，數爲在府爲熱爲燥，滑爲血在，澀爲氣獨滯。此諸說者，詞雖稍異，義實相通。若以

愚意論之、不出表裏寒熱虛實六者之辨而已、如浮爲在表、則散大而芤、可類也、沉爲在裏、則細小而伏、可類也、遲者爲寒、則徐緩濇結之屬、可類也、數者爲熱、則洪滑疾促之屬、可類也、虛者爲不足、則短濡微弱之屬、可類也、實者爲有餘、則弦緊動革之屬、可類也、此皆大概人所易知、然卽六者之中、復有相懸之要、則人或不能識、似是而非、悞非淺矣、夫浮爲表矣、而凡陰虛者、脉必浮而無力、因真陰脫于下、而孤陽浮于上、是浮不可以概言表、而可升散乎、沉爲裏矣、而凡表邪初感之盛者、陰寒束於皮毛、陽氣不能外

遲則脈必先沉緊，是沉不可以概言裏，而可攻下乎？
遲爲寒矣，而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脈多遲滑，是遲不
可以概言寒，而可溫中乎？數爲熱矣，而凡虛損之候，
陰陽俱虧，氣血敗亂者，脈必急數，愈數者愈虛，愈虛
者愈數，是數不可以概言熱，而可寒涼乎？微細頹虛
矣，而痛極壅閉者，脈多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虛，而
可驟補乎？洪弦類實矣，而真陰大虧者，必關格倍常，
是弦不可以概言實，而可消之乎？乃知診法於綱領
之中，而復有大綱領者存焉，設不能以四診相參，而
欲孟浪任意，未有不覆人於反掌間者。

因形氣以定診論

逐脉審察者一成之矩也隨人變通者圓機之用也
比如浮沉遲數以定表裏寒熱此影之隨形復何論
哉然而形體各有不同則脉之來去因之亦異又不
可執一說以概病情也何則肥盛之人氣居于表六
脉常帶浮洪瘦小之人氣斂于中六脉常帶沉數性
急之人五至方爲平脉性緩之人四至便作熱醫身
長之人下指宜疎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
見實強南方之人恒多軟弱少壯之脉多大老年之
脉多虛醉後之脉常數飲後之脉常洪室女尼姑多

濡弱、嬰兒之脈常七至、故經曰、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死、其可不察於此乎、而更有說焉、肥盛之人、雖曰氣居於表、浮洪者、是其常也、然使肌肉過於堅厚、則其脈之來也、勢將不能直達於皮膚之上、反欲重按乃見、若徒守浮洪、易見之說、以輕手取之、則模糊細小、本脈竟不能測、瘦小之人、雖曰氣斂于中、沉數者、是其常也、然使肌肉過於淺薄、則其脈之來也、勢將即呈於皮膚之間、反可浮取而知、性急之人、脈數、是其常也、適當從容無事、亦近舒徐、性緩之人、脈遲、是其常也、偶值倥惚多冗、亦隨急數、北人脈強、是

其常也。或累世膏粱。或毋係南產。亦未必無軟弱之形。南人脈勃是其常也。或先天稟足。或習耐勞苦。亦間有實強之狀。少壯脈大是其常也。天資者多。是虛細。老年脈虛是其常也。明顯者更為亢高。平大是壯。需弱者是其常也。或境遇優游。襟懷恬愉。脈來亦定。冲和。嬰兒氣稟純陽。急數者是其常也。或質弱帶寒。脈來亦多遲慢。以此類推。則人身固有一定之脈。然脈之平。又必隨地為之轉移。方能盡言外之妙。惟

運氣論

嘗讀內經至天元紀論七篇推中運氣玄蘊難窺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夫是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通於大易洪範曆元律法之說者其敢橫心以解矢口而談哉無惑乎當今之人置而弗講久矣先哲有言曰不明五運六氣簡遍方書何濟如經文所載尺寸反左右交指下稍爾不明生死何從臆斷業已志醫可不沉思力索乎總其大綱在五運之太過不及而勝復所以生也太過者其氣勝勝而無制則傷害甚矣不及者其氣衰衰而無復則敗亂極矣此勝復

循環之道出乎自然者也。故其在天則有五星運氣之應，在地則有萬物盛衰之應，在人則有藏府疾病之應。如木強勝土，則歲星明而鎮星暗；土毋受侮，子必復之。故金行伐木以救困，土則太白增光，歲星反曜也。凡氣見於上則災應于下，宿屬受傷逆犯必甚。五運互爲勝復，其氣皆然。在病如木勝肝強必傷脾，土肝勝不已燥必復之，而肝亦病矣。燥勝不已火必復之，而肺亦病矣。此五藏互爲盛衰，其氣亦皆然也。夫天運之有太過不及，卽人身之有虛實也。惟其有虛而後強者勝之，有勝而後承者復之，無衰則無勝。

矣無勝則無復矣無勝無復其氣和平焉得有病恃
強肆暴元氣泄盡焉得無虛故曰有勝則復無勝則
否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勝復之微甚繇變化之
盛衰故經之所載天時地化人事至詳至備蓋以明
其理之有合也卽如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乃開明易
道之微妙而教人因易以求理因象以知變故孔子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其大義正與本經相同夫
天道玄微本不易測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故凡
讀易者當知易道有此變不當曰變止于此也讀運
乘者當知天道有是應不當曰應盡于是也今姑舉

真大畧。或疫氣徧行。而一方皆病。風濕。或清寒傷藏。則一時皆犯瀉利。或痘疹盛行。而多凶多吉。期各不同。或疔毒遍生。而是陰。是陽。每從其類。或氣急咳嗽。一鄉並興。或筋骨疼痛。人皆道苦。或時下多有中風。戴前此盛行痰火。諸如此者。以衆人而患同。病謂非運氣之使然歟。至其精微。則人多陰受。而識者爲誰。夫人殊稟賦。令易寒暄。利害不侔。氣交使然。故凡以太陽之人。而遇流衍之氣。以太陰之人。而逢赫曦之紀。強者有制。弱者遇扶。氣得其平。何病之有。或以強陽遇火。則炎烈生矣。陰寒遇水。則冰霜至矣。天有天

符歲有歲會人得無人和乎能先覺預防者上智也
能因機辨理者明醫也既不能知而且云烏有者下
愚也然運氣亦有不可泥者如肝木素虛脾氣太盛
而運值太角肝氣稍實脾氣方平五藏類然又內外
兩因隨時感觸雖當太過之運亦有不足之時不及
之運亦多有餘之患倘執而不通能無損不足而益
有餘乎况歲氣之在天地亦有反常之時故冬有非
時之溫夏有非時之寒春有非時之燥秋有非時之
緩犯之者病又如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夏氣北行冬
氣南行卑下之地春氣嘗存高阜之境冬氣嘗在天

不足西北而多風地不滿東南而多濕又况百里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別則方土不同而病亦因之此皆法外之道也若不知嘗變之道盛衰之理主客承制之位每每鑿經文以害經意徒欲以有限之年辰槩無窮之天道隱微幽顯誠非易見管仲求全誠亦陋矣復有不明氣化如馬宗素之流假仲藥之名而爲傷寒鈐法等書用氣運之更遷擬王病之方治拘滯不通斯爲大謬又有偏執已見不信運氣蓋亦未精思耳是以通于運氣者必當順天以察運因變以求氣如杜預之言曆曰治曆者當順天以

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而後可以言曆運氣之
道獨不然哉若徒爾紛紛執有執無且疑且信罕一
成之見圓機之用者未足與議也

太素脉論

嘗讀太素脉而知其偽也夫脉法創自軒岐用以測病情決死生而已安得徵休徵咎比於師巫甚矣楊上善之好誕也每求其故而不得後見華佗擬病人於十年之後以爲病去亦十年死病存亦十年死病不能爲人死生因勸其人勿治佗固漢之異人也此以脉論耶抑以脉中之數論耶意此病所患旣深雖藥無效又非急證可以遷延計其短期至久乃驗卽知內經所云某病某日篤某日死者是也但佗決之於十年之前故後人遂詫爲神反至畧病而重數上

善者有小慧見作之行事託之太素陰祖其意而暢
其體學者喜其新奇互相附和妄謂塵埃識天子塲
皇與元魁好事之流更從而和之欺世盜名所從來
久矣就中亦有可錄之句如曰脉形即淨至數分明
謂之清脉形散濇至數模糊謂之濁質清脉清富貴
而多壽質濁脉濁貧賤而多憂質清脉濁此謂清中
之濁外富貴而內貧賤質濁脉清外貧賤而內富貴
者清不甚清濁不甚濁其殊尖相半而無大得喪也
富貴而壽脉濁而長貧賤而夭脉濁而促清而促者
富貴而夭濁而長者貧賤而壽予嘗以此驗人百不

失之然考其底蘊總不出乎風鶴什風豔荷明太素
無漏義矣。至其甚者索隱行怪無所不至并且詆明
正業以爲不能窮造化之巧操先知之術孔子曰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太素脉之謂夫或曰上善不足
論而佗亦有遺義耶夫佗之技甚精而其說又安能
無弊乎天下而盡守佗之說也則將使病淺者計深
病深者日殆視岐黃爲贅疣而藥何可盡廢臨病不
治但委於命弛慎疾之心趨天枉之路豈不哀乎故
以病之不可治而勉求治未必無稍延之歲月以病
之或可治而不求治勢將有坐失之機宜須善通佗

之意而一笑上善之術斯得之矣

審象論

夫證之不齊莫可端倪而盡欲以三指測其機則憂
憂乎難之矣語云胸中了了指下難明此深心體認
不肯自欺之言然脉雖變化無定而陰陽表裏寒熱
虛實之應於指下又自有確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
鬼神將通之耳一曰比類以晰其似所以明相類之
脉比其類而合之辨其異而分之鮮不決之疑矣如
遲之與緩似乎同也而遲則一息三至脉小而衰緩
則一息四至脉大而徐沉之於伏似乎同也而沉則
重按則無重按乃得伏則重按亦無推筋乃見數緊

雖似乎同也。而鬆則來往急迫，呼吸六至，緊則左右
彈指狀如切繩，滑則往來流利如珠圓滑，浮虛孔候
乎同也。浮則舉之有餘，按之不足，虛則舉之遲大，按
之則無孔，則浮沉可見。中候則無濡之與弱，似乎同
也。而濡則細軟而浮弱，則細微而沉，微之與細似乎
同也。而微則不及於細，若有若無，狀類蛛絲，細則稍
勝於微，應指極細，狀比一線，弦長似乎同也。而弦則
狀如弓弦，端直挺然而不搏指，長如長筆，過於本位
則不搏指，短與動似乎同也。而短為陰脈，無頭無尾
其來遲，滯動為陽脈，無頭無尾，其來數，泄洪之與實

似乎同也。而洪則狀如洪水盛大滿隨重按稍實。乃充實應指有力。舉按皆然。牢之與革似乎同也。而牢則實大而弦牢守其位。革則虛大浮弦內虛外急。促結瀄代似乎同也。而促則急促數時暫止。結爲凝結。遲則暫止。瀄則遲短。瀄瀄。至至帶止。三五不調。代則動而中止。不能自還。止數有常。非蹇之比。一曰對舉以明相。反之脉。有可因此而悟彼。令陰陽不亂也。如浮沉者。脉之升降也。以察陰陽。以分表裏。浮法天爲輕清。沉法地爲重濁也。遲數者。脉之急慢也。脉以四爲平。如見五至。必形氣壯盛。或聞以太息。五皆爲

無疴之象不及爲遲太過爲數遲陰在藏數陽在府
數在上爲陽中之陰在下爲陰中之陽遲在上爲陽
中之陰在下爲陰中之陽虛實者脉之剛柔也皆以
內之有餘不足故咸以按而知長短者脉之盈縮也
長有見於尺寸有通於三部短只見於尺寸蓋必質
於中而後知過於中爲長不及於中爲短滑濇者脉
之通滯也千金曰滑者血多氣少血多故流利圓滑
濇者氣多血少血少故艱濇而散洪微者脉之盛衰
也血熱而盛氣隨以溢滿指洪大衝湧有餘故洪爲
盛氣虛而寒血隨以濇應指而細欲絕非絕故微爲

衰緊緩者脉之張弛也。緊爲寒傷營，血脉絡激搏，風起水湧。又如切繩轉索，緩爲風傷衛，氣營血不流，不能疾速，數見關上，形如豆大，脈厥動爲異於他部者，動也，藏於內不見其形，脉在筋下者伏也，結促者，脉之陰陽也，陽甚則促，促疾而時止，陰甚則結，脉徐而時止。至於代，半弦半孔，濡細弱入脉，則又不可對舉也。三因盡爲偶名，不知既非一陰一陽，寧必過鑿乎。經曰：前大後小，前小後大，來疾去徐，來徐去疾，去不盛來反盛，乍大乍小，乍長乍短，乍數乍疎，是二二脉偶見也，不可不知。一曰辨兼至者，所以明知一之

脈大抵脈獨見爲證者鮮。合衆脈爲證者多。姑舉一二以例其餘。如似沉似伏。實大弦長之合爲勞。極軟浮細之合爲瀰之類是也。合衆脈之形爲一證者。如浮緩爲不仁。浮滑爲飲。浮洪大而長爲風。眩暈疾之類是也。有二合脈。有三四合脈者。然又有一脈獨地而爲病亦多者。如浮爲風。又爲虛。又爲氣。此一脈之證合也。一曰察平脈。所以明木。誰之脈。而治無病之候。未能精稔。將有無病妄藥之弊矣。如是厥陰肝弦細而長。足少陰腎脈沈實而滑。足太陰脾脈沉軟而緩。足太陽膽脈弦大而浮。足陽明胃脈浮長而而不

太陽膀胱脉洪滑而長。手少陰心脉洪大而散。手太陰肺脉浮濇而短。手厥陰心包絡脉浮大而散。手少陽三焦脉洪大而急。手陽明大腸脉浮濇而短。手太陽小腸脉洪大而緊。一曰平脉以定其常。所以見各部之本脉也。足厥陰肝脉沉而弦長。足少陰腎脉沉石而澁。足太陰脾脉中和而緩。足少陽膽脉弦大而濇。足陽明胃脉浮長而濇。足太陽膀胱洪滑而長。手少陰心脉洪大而散。手太陰肺脉浮濇而短。手厥陰心包絡浮大而散。手少陽三焦脉洪大而急。手陽明大腸脉浮濇而短。手太陽小腸脉洪大而緊。一曰准。

脈令者。所以見四時之變。其狀各自不同。脈與之應也。十二月大寒至。二月春分。爲初之氣。厥陰風木主令。經曰厥陰之至。其脈弦。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經曰少陰之至。其脈鉤。小滿至。六月大暑。爲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經曰少陽之至。大而浮。大暑至。八月秋分。爲四之氣。太陰濕土主令。經曰太陰之至。其脈泥。秋分至。十月小雪。爲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經曰陽明之至。短而濇。小雪至。十二月大寒。爲六之氣。太陽寒水主令。經曰太陽之至。大而長。一曰察真臟脈者。所以明不治之脈。與決短期往而不

返如水之流。止而不揚。如杯之覆。使其在肺。則上而微。蒞下而斷絕。無根。蕭索。使其在腎。則解散而去。欲藏無入。去如解索。彈搏而來。所藏盡出來。如彈石在命門右腎。與左腎同。但內藏相火。故其絕也。忽爾靜中一躍。如蝦之遊。如魚之翔。火欲絕而忽。熖之象也。使其在膀胱。則泛濫不收。至如湧泉。以其藏津液。而為州都之官。故絕形如此。凡此六者。皆脉中至為喫緊之處。况有象可求。學者精勤。則熟能生巧。三指多圓。春之德矣。若不揣者。乃亥圖形象。弄巧成拙。最為可笑。夫脉理淵微。須心領神會。未可以言求。而可以

圖象乎。如脉之澁。沉。大。小。長。短。弦。細。猶可圖也。如遲。
數。帶。促。亦何從描畫乎。欲學岐黃精蘊。而爲紙上筌。
蹄。是又執形象而趨於愚妄者矣。

脉有亢制論

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言太過之害也。此關於盛衰。疑似之間。診者其可忽乎。夫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謂也。承者受也。亢極則反受制也。如火木尅金。尅之太過。則爲亢。而金之子爲水。可以制火。乘其火虛來復。毋讐。而火反受其制矣。比之吳王夫差。起傾國之兵。以與晉爭。自謂無敵。越王勾踐乘其空虛。已入國門矣。在脉則當何如。曰陽盛者脉必洪大。至陽盛之極。而脉反伏匿。陽極似陰也。此軋之上九。亢能有悔也。其證設在傷寒。或因失於汗下。使陽氣亢極。鬱伏

於此狀似陰證。唇焦舌燥能飲水漿大便閉硬小便
赤濁然其脈雖沉按之着骨必滑數有力審其失氣
穢臭殊常或時躁熱不欲衣被或揚手擗足譫語不
休此陽證何疑故經曰其脈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
者非寒也此爲陽盛拒陰也陰盛者脈必細微至陰
盛之極而脈反躁疾陰極似陽也此坤之上六龍戰
於野也在傷寒則悞服涼藥致熱太速其人素本腎
虛受寒遂變陰證通其浮游之火發見於外狀似陽
證而赤煩躁大便自利小便淡黃嘔逆氣促鄭聲咽
乾其脈按之必沉細遲微審其渴欲飲水復不能

飲此陰證何疑故經曰身熱脈數按之不鼓擊於指
者非熱也此謂陰盛拒陽也乃知凡過極者反兼
發已之化在於學者之細心揣測則諸證無不洞其
真偽矣。

傷寒深認寒熱大半不外此數語臨症以指
者自知之情醫者能言其表實亦不問古也

衝陽太谿二脉論

夫身之內不過陰陽爲之根蒂醫者惟明此二字病之吉凶莫不判然矣故凡傷寒危迫手脉難明須察足脉不知者競相譁笑更有內室寧死不願以爲羞耶是又大可哀矣予請陳其說焉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爲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維何足少陰腎是也腎應北方之水水爲天一之源後天之本維何足陽明胃是也胃應中宮之土土

爲萬物之母腎何以爲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
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卽臍帶蓮
蕊卽兩腎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
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藏既
生六府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
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故腎爲藏府之本十二脉
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爲始者也故
曰先天之本在腎而太谿一穴在足內踝後五分跟
骨上動脉陷中此足少陰所注爲膈地也脾胃何以
爲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

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有餉道也。餉道一絕，萬衆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先資穀氣，穀入於胃，洒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爲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根本在脾，而衝陽一穴在足趺上五寸高骨間，動脈去陷谷二寸，此足陽明所過爲原之地也。脾胃相爲夫婦，故列胃之動脈而脾印在其中矣。古人見腎爲先天之本，故著之脈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爲後天之本，故著之脈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

衰必診衝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脉既在他脉可勿問也如婦人則又獨重太衝者太衝應肝在足指本節後二寸陷中蓋肝者東方木也生物之始又婦人主血而肝爲血海此脉不衰則生生之機猶可望也予見按手而不及足者多矣將欲拯人於危殆蓋亦少探本之學乎

脉有不可言傳論

脉之理微自古記之昔在黃帝生而神靈猶曰若窺深淵而迎浮雲許叔微曰脉之理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凡可以筆墨載可以口舌言者皆跡象也至於神理非心領神會焉能盡其玄微卽如古人形容一胃氣脉也而曰不浮不沉此跡象也可以中候求也不疾不徐此跡象也可以至數求也獨所謂意思欣欣悠悠揚揚難以名狀此非古人秘而不言雖欲名狀之而不可得姑引而不發躍然於言詞之表以待能者之自從耳東垣至此亦窮於詞而但

言脉貴有神惟其神也故不可以跡象求言語告也
又如形容滑脉而曰替替然如珠之圓轉形容澹脉
而曰如雨沾沙形容緊脉而曰如切繩轉索形容散
脉而曰如楊花散漫形容任脉而曰寸口九九此皆
跡象之外別有神理就其言狀正惟窮於言語姑借
形似以揣摩之耳予昔寓泉州開元寺月夜與林澹
菴論脉凡脉各設一形似最確之物以體象之至於
虛脉曰虛合四形浮大遲軟極其摹擬終不相類林
最後曰得之矣譬如發醉餒首竟失遲字之義有羽
衣錢存三在傍曰何不比之海蟄浮水林大笑擊節

蓋海蜚質柔而大隨波上下若人以手按之則驚而沒矣於浮大蓮軟字字逼真然爲學究訓詁之語設不善領畧者不先於虛脉中發憤參求但守一海蜚浮水於胸中豈非戲論乎故以有限之跡象合無窮之疾病則跡象乃有時而窮以無盡之靈明運有限之跡象則疾病無往而不驗所謂日莫能宣者終成絕學也哉

脉無根有兩說論

天下之醫籍多矣。或者各持一說而讀者不能融會。漫無可否。則不見書之益。而徒見書之害矣。又何貴乎博學哉。卽如脉之無根。便有兩說。一以尺中爲根。脉之有尺。猶樹之有根。叔和曰。寸關雖無。尺猶不絕。如此之流。何憂殞滅。蓋因其有根也。若腎脉獨敗。是無根矣。安望其發生乎。一以沉候爲根。經曰。諸浮脉無根者皆死。是謂有表無裏。孤陽不生。夫造化之所。以亘萬古而不息者。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也。使陰旣絕矣。孤陽豈能獨存乎。二說似乎不同。久而虛心討

論實無二致也。蓋尺爲腎部而沉候之六脈皆腎也。要知兩尺之無根與沉取之無根總爲腎水涸絕而無資始之原宜乎病之重困矣。又王宗正曰診脈之法當從心肺俱浮肝腎俱沉脾在中州則與叔和之守寸關尺奇位以候五藏六府之脈者大相徑庭不知宗正亦從經文諸浮脈無根者皆死之句悟入遂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心肺居於至高之分故應乎寸腎肝處乎至陰之位故應乎尺脾胃在中故應乎關然能與叔和之法參而用之正有相成之妙淺工俗學信此則疑彼者皆不肯深思古人之

推本立說所以除一二師家授受之外盡屬礙膺許
學士之不肯著書以示後來乃深鑒於此弊也夫

調息已定然後診脉論

經曰常以不病調病人蓋以醫者無病氣靜息可用
自己之呼吸合病人之至數則太過不及之形見矣
斯時也如對敵之將操舟之工心如走珠形似卜雞
不得多語調笑妄論工拙珍玩滿前切勿顧盼緣竹
癸耳恍若無聞凡此豈欲矯衆以邀譽哉夫君子之
遊藝與據德依仁皆爲實學診雖流爲賤技非可苟
且圖功者也故經又曰診無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
持寸口診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
甚誨切垂訓無非欲診者收攝心體忪中習定使彼

受之神交而心手之用應也在吾黨學有淵源路無
岐惑三指之下自可十得其五但求診者多紛紛酬
應暑嚴寒舟輿困頓醫者之氣息先已不調則與
病者之至數焉能準合又况富貴之家一人抱病親
戚填門或粗曉方脉而鼓舌搖唇或偏執已見而黨
同伐異或素有不合而傲睨唐突使高潔之士卽欲
拂衣或故爲關切而叮嚀煩絮令通脫之性輒將掩
耳或陽與陰擠旁敲暗擊或執流忘源稱寒道熱或
但求穩當欲帶消而帶補或反覆不常乃忽是而忽
非或小利小害一日而喜懼多端或且疑且信每事

而逡巡不決或醫者陳說病機援引經典務欲詳明
則指爲江湖之口訣或處投藥餌本屬尋常彼實未
知則謂爲詭異之家風或玄心靜氣不安問答則謂
之簡傲或坦衷直腸無所逢迎則笑其粗疎嗟乎昔
人懼病而求醫故尊之過於師保今之醫呈身而售
技教賤之下於輿僮所以一進病家除拱揖寒溫之
外卽好惡是非之中九候未明方寸已亂孰標孰本
斷不能行指下之巧矣若夫大雅之彥本期博濟一
時而肯苟悅取容貽笑識者哉庸衆人之情固有所
不取盡亦有所不能盡而并有所不屑盡也身當其

躍一以先聖之道爲重謹毀謹譽不屈不昂去留之
心洒然得失之念不起意思從容布指安穩呼吸定
息至數分明則脉雖幽微可以直窮二豎之情技矣

問情論

經曰閉戶寒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蓋欲
病人靜而無擾然後從容詢其情委曲順其氣使不
厭煩悉其本末之因而治始無悞也乃近世醫者自
附於知脉而病家亦欲試其本領遂絕口不言惟伸
手就診醫者強爲揣摩揣摩偶合則信爲神奇揣摩
不合則薄爲愚昧致兩者相失而訖無成功良足歎
也故仲景曰觀今之醫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
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
部不參動數發息不繡五十總期未至決診九候

無髣髴明堂關庭盡

窺而已望聞問

切猶人有四肢也一肢廢不成其爲人一診缺不成其爲醫然必先望次聞次問而後切者所重有甚于切也王海藏云病人拱默惟令切脉試其知否夫熱則脉數寒則脉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可以脉知也若得病之由及所傷之物豈能以脉知乎其如病家不知此理者衆徃徃秘其所患以俟醫之先言豈知病固有證似脉同而所患大相刺謬若不先言明白徃持氣口其何能中又如其人或先貴後賤或先貧後富暴樂暴苦始樂始苦及所思所喜所惡所欲所

疑所懼之云何其始病所傷所感所起所在之云何
以至病體日逐轉移之情形病後所服藥餌之違合
必詳言之則切脉自無疑惑今人多偏執已見逆之
則拂其意順之則加其病莫如之何然苟設誠致問
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
從耶夫受病情形百端難盡如初病口大渴久病口
中和若不問而概以常法治之寧不傷人乎如未病
素脾約纔病忽便利若不問而計日以施治寧不傷
人乎如未病先有鋼疾已病重添新患如不問而概
守成法治之寧不傷人乎如疑難證着意根究遽不

得情他事聞言反望真面若不細問而倉卒妄投藥
不傷人乎病形篇謂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今之稱
爲工者問非所問諛佞其間病者欣然藥從及病增
重醫亦復如是徬徨醫藥終於不救者多矣故留心
濟世者須委曲開導以全仁術未可任意而飄然事
外也予每見縉紳之家凡診內室皆重帷密帷以帛
纏手使醫者三指不能盡按而醫亦潦草診視此又
不能行望聞問之神妙并切而且失之度其視醫不
啻如盜賊然東坡海藏之言豈能家喻而戶說哉至
有醫中小人廣列盤餐款待僮僕或私置首飾賄賂

女婢主人一病須臾傳報其臨診更不咨

流吟佯爲思索久之恍若有得曰此某病也某日病狀若何當服何藥與家資嘆以爲診法獨精此真穿窬之流又不足道者也惟願病家以病爲重不循故習使醫者得盡其長醫者以道自處不蹈陋規使病家誠告以故庶病無遁形而醫者之與病者有相成之功矣